

□王戈多

不在“指南”里的处方

我最初找唐远看病的时候，他应该还不到三十岁。

几年前的一天，吃了一顿火锅之后，我连续拉了三天肚子，总觉得屁股火辣。开始以为只是急性肠炎，吃了点药，三四天也不见好转，我想自己应该长了传说中的痔疮。

那天是周末，和我熟识的几个主任刚好都不上班。值班医生是唐远，一个身材挺拔、面容俊朗的年轻医生。唐远说：王哥，你侧躺到检查床上，我看看。我以为仅仅是看看，之后才知道自己大意了。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“指检”，那滋味，真的让人痛不欲生。

还好痔疮没破。他给我开了一个中医方子，说这个方子很实用，石榴皮、葱白、白矾，温水坐浴五天，让我回家先试试，不管用了还得手术。我问唐远：管用吗？他说：你试试吧，应该多少管点用。

照方用药，三天后，我已完全恢复正常。

我问唐远：这种方子为啥不大规模推广？患者得少多少痛苦呀。他说：你不在临床，有些事你不知道，这个方子是医生之间流传的，大家都觉得管用，但是不在诊疗指南里。咱们认识，我敢给你用，不管用你也不会找我麻烦。但患者要用，一旦出现问题，就都是医生的责任。所以我们只能按照指南来诊疗。

他问我：你记得神经外科李远平主任的事儿吧？我顿时觉得唐远的选择有他的道理。

李主任是神经外科著名的“一把刀”，我们有胶质瘤的病人都会介绍给他。他经验丰富，技术一流，经他手术后的患者复发率极低——胶质瘤是一种恶性肿瘤，复发率奇高。经常有患者切了瘤子，还没出院，一复查，又长了出来。

做这个手术风险很大，一旦位置不好，切多一点，患者就有可能连手术台都下不了。有一些保守的医生就会选择保险一点，少切一点。这样的医生我不能说是庸医，他们是被一些患者和家属吓怕了，先保命，再说手术。而李主任是其中的异类，该切多少就切多少，将风险全都放到了自己身上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2013年，连续两例胶质瘤患者出现了后遗症，而且这两个患者的家属还都不是善茬儿，行政办、医务处、卫健委到处告状。而李主任的脖子，那是属长颈鹿的，头颅高高扬起，只要自己没错就绝不低头。在他那里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没有折中的妥协做

一个“局外人”眼中的医患世界

新闻系硕士王戈多，毕业后误打误撞进了医院，从此成为一个医院的“局外人”。他不是医生，却也有些医学常识；不是患者，却天天在医院；不是家属，却体味着他们的悲欢离合。在新书《医院是座动物园》中，“素人写作”的王戈多用88个生动精练的故事，展现最真实的人性：这里有苟且偷生的无奈，也有无视绝症的快意；这里有久病床前的嫌恶，也有不离不弃的守望；这里有忍辱负重的痛苦抉择，也有生死看淡的自我和解。

法。那年他四十七岁，正是外科医生的黄金年龄，最后不得不辞职，远走海南。

唐远说：我们是医生，也是普通人，也有父母妻子，总得先有工作，养活他们对吧？晚上我和璐姐感慨这个事儿。璐姐说：这种现象很普遍，不是医生不想给患者用最省钱的方式，而是不在指南里，他们不敢用。

那天晚上我正看《三体》，里面有句话：人类不感谢罗辑。

无解的难题

有一天，舅舅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个亲戚想来我们医院看病，是个十七岁的少年，鼻血流了半脸盆。

少年皮肤黝黑，两只眼睛扑闪扑闪的，算得上是剑眉星目，叔叔、阿姨叫得我们心里暖融融的，要多招人待见就有多招人待见。当天正好血液科一个老主任出诊，他撩起少年的衣服，发现身上有一些不规则的瘀斑，先让去化验了血。结果出来以后，血小板指标是零。当时连老主任都一度怀疑是不是机器出了问题，再次化验以后，还是零。这就意味着这孩子已经丧失了凝血功能，随便一个出血点都能要了他的命，尤其是颅内和腹部出血点。老主任谨慎地让少年躺在诊疗床上不要动，之后转到血液科病房，最后确诊为血小板减少性紫癜。

四天后，少年的妈妈打来电话说准备出院了。我问：康复了？好好照顾孩子！电话那边开始抽泣，说：不是，看不起了，我们准备用剩下的这点钱带孩子去看一看大海，看他想吃啥，给他买点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生活在雁北的某个山村，据说去县城开车都得走两个小时。这个浓眉大眼的少年小学时是年级第一，初中时是年级第一，刚上高中，也是年级第一。总之，少年从小就是第一，一直是父母的骄傲和希望，也是邻里孩子

的榜样。少年的妈妈有心脏病，但由于经济原因一直没有治疗过。父亲除了种几亩地，就只能给这家放羊，给那家帮帮工，领些低保什么的。家里仅有两间土坯房，连围墙都没有。那样的生活，听起来离我们很遥远。而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丙种球蛋白，是从健康正常人血中提取的制剂，所有医院都限量供应。病人外购的话，一支就需要五百元左右，按他的体重，一天至少用八支。几天下来，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也用光了。少年的父母合计了一下，这个病还有复发的可能，眼下的费用家里已经负担不起了，更不用说将来复发了。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也需要用钱。尽管血小板有了显著回升，但最后还是决定放弃治疗。

某天我和朋友聊起这个故事，朋友说：你们医院收费太贵了。我说：丙种球蛋白这种特种制剂是从健康人的血液中提取的，全国每年义务献血的人才多少，手术用血都时常告罄，哪能大规模去做药？义务献血的每个人都是真英雄。这种药应用又广泛，根本供应不上，医院都没几支，病人只能外购。医院最多就是收点打针输液的费用，这和医院没关系。我们是多想用最低廉的费用治好病人，可是，很多事情都是无解的。

他又说：这样的父母不配做父母，他们应该砸锅卖铁给孩子治病。我说：那是因为你没有穷过，没有人比父母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康复。他们放弃治疗，需要多大的决心？需要面对多少愧疚？砸锅卖铁、负债累累之后，孩子大概率还是留不住，活人又如何去生活？让活着的人能活下去，也许才是最优的选择吧。

听说，那少年没能看到大海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叹息了一声，希望他的灵魂，能够化作一条无忧无虑的鱼，在大海里尽情穿梭。也希望他的弟弟健健康康，一生都是碧海晴空。

声，渐渐睁开眼睛，尽管口中仍不自觉地吐着泡泡，但眼睛里有了那么一丝生机。

患者妻子看着女孩，面色更加难看。她跟医生说：我们没钱，手术不做了，你给开出院证吧，责任我来担。那个年轻女孩突然说：做手术，钱我出。妻子火了，对着女孩吼道：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是他什么人？

我看患者妻子的工作基本不可能做通，就上报二线，给住院民警也打了电话，并且把这女孩叫去谈话室。我问她是怎么回事。女孩说：这事儿挺复杂，十万够不够？随后从包里拿出一厚沓钱。她说：我不方便出面，这钱你帮我交到住院费里，不够你再告诉我，我想办法凑，手术是一定要做的。

根据规定，像这种家属不愿意手术，而医生又觉得有手术必要的，我们请示二线，由总值班签字，医生就可以做手术。最终，妻子也没同意手术，不得已我们只能走这套程序，妻子带着女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医院。

后来，神经外科的护士说，患者手术效果良好，第三天就已经完全苏醒，这几天一直是那个女孩在照顾着。说到这里她神秘起来，你知道他俩啥关系？不正当男女关系！患者比女孩大十四岁。女孩曾经有过一场短暂的婚姻，患者在工作中认识女孩后，对她照顾有加。女孩也是真心喜欢这位大叔，倒不是因为他有钱，大叔也就是普通的公务员，反而是这女孩做点小生意，经济条件更好一些，完全是因为她能感觉到大叔对她的爱。妻子知道后，管又管不住，离又不想离，直到这次脑出血。

患者出院时，妻子没来，女孩用轮椅推着患者，脚步轻盈。那个护士小姐姐说，她终于知道了古诗里说的“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老”是种什么感觉了。

（本文摘选自《医院是座动物园》，标题、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《医院是座动物园》

王戈多 著

万有引力 | 广东人民出版社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

◎齐鲁晚报 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移风易俗传孝道

有钱多尽孝 丧葬不铺张